

再论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共现原则

——从甘青汉语说起

李旭平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甘青汉语(以临夏话为主)中复数标记“们”和数量短语的共现现象,重新诠释这些方言里“们”的语义性质和使用限制。根据 Sanches-Greenberg-Slobin 原则,量词和复数标记在句法上往往呈现互补分布。甘青汉语的表现似乎违反了 SGS 原则,问题应该源自“们”。不同于普通话,甘青汉语的“们”有三个突出特点:1)“们”几乎能附缀所有名词;2)“N们”具有三分歧义:仅表复数、仅表单数、兼表单复数;3)“N们”既可以是有限也可以是无定。就其语义而言,本文提出,甘青汉语的“们”是一个“包括性复数”(inclusive plural)标记,“N们”所指谓的集合包括原子个体和复数个体,不同的语用策略能够阻断其中的单数或复数解读(Krifka 1989; Sauerland 2003)。关于“们”和数量短语的共现问题,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们”是修饰型复数标记,而非核心型复数标记,并且它们直接作用于限定词短语 DP,因此“们”可以对不同类型的 DP 短语进行操作,其中包括数量短语、指示词、专有名词、疑问词等。

【关键词】SGS 原则;量词;阻断效应;修饰性复数;甘青汉语

【作者简介】李旭平,男,博士,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形式语义学和汉语方言句法对比研究,代表作: *Numeral Classifier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和 *A Grammar of Can Chinese*, E-mail: xupingli@zju.edu.cn。

【原文出处】《当代语言学》(京),2022.6.826~843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型学视角下汉藏语分类词语义组合研究”(22BYY146)资助。

1. 引言

从跨语言的角度看,量词系统和数标记在世界语言中通常呈互补分布。根据“SGS 原则”(Sanches-Greenberg-Slobin Generalization),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因此一个语言或有量词系统,或有数标记系统(Greenberg 1972)。据此,人类语言可以分为“量词型语言”(classifier language)和“数标记型语言”(number-marking language)等不同类型。汉语普通话就是典型量词型语言,而英语为数标记型语言,这两个语言基本符合 SGS 原则,如(1-2)。

(1)a. 三个学生

b. *三个学生们

(2)a. three students

b. *three student

但是,甘青汉语似乎可以违反 SGS 原则,该区域内很多语言的量词可以和复数标记“们”共现。如(3-5)所示,“数+量+名”或“名+数+量”结构中的名词可以使用“名+们”这一复数形式。

(3) 临夏话“(数)量+名+们”或“名+们+(数)量”

a. 这个老先生的学问大得凶,屋里进去□(sɿ)尽是一些书们。

b. 路边边上树们种下几个。《临夏方言》1996:171)

(4) 甘沟话“名+们+数量”

a. 笔们三个拿着来。(拿三支笔来。)

b. 鸡儿们三个宰了。(杀了三只鸡。)(杨永龙 2014:251)

(5) 西宁城东话“数量+名+们”或“名+们+数量”

a. 今儿开发区里来了五个市上的领导们哪。(今天开发区来了五个市领导。)

b. 俺们家里娃娃们三个有俩语气词?(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吗?)(安丽卿 2019:67)

本文通过考察甘青汉语中(主要以临夏话为例)量词和复数标记的共现情况,希望弄清这些语言中复数标记“们”的语义特点,以及光杆名词N和“N-们”之间的分工,并最终解释SGS原则在甘青汉语中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文章主体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介绍SGS原则,并考察汉语普通话和甘青汉语中复数标记和量词的共现情况。第3节描述甘青汉语中“们”的不同用法和语义,并从语用角度尝试解决所谓“‘们’表单数”的问题。第4节从句法角度讨论“们”的位置以及甘青汉语中SGS原则的合理性。第5节为全文结论。

2. 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共现原则:与汉语相关的事实

本节我们对Greenberg(1972)等人提出的SGS原则进行介绍,然后考察该原则在不同语言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将指出:1)普通话虽有“这些孩子们”这样的例子,但它们不违反该原则,因为“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复数标记;2)甘青汉语中的“们”是一个复数标记,它可以和数量短语共现,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论证它是否违反了SGS原则。

2.1 SGS原则

SGS原则由Greenberg(1972)以及Sanchez和Slobin(1973)分别提出,即一种语言如果使用数量词作为其基本的表量形式,那么该语言的名词则没有专门的复数标记^①。

Allasonnière-Tang和Her(2019)指出该原则可以分别理解为强互补原则或弱互补原则。所谓强互补原则是指一个语言只能要么有量词系统,要么有数标记系统。从世界语言来看,该原则并不成立,因为世界上很多语言既没有量词也没有数标记系统,比如北美的Dëne语、澳大利亚的Yidiny语和Yingkarta语等^②。冯胜利(2016)也指出上古汉语既没有量词也没有复数标记。所谓弱互补原则是指一个语言如果同时有量词系统和数标记系统,那么两者用法是互补的。亚美尼亚语兼有量词和复数标记,但两者不共现。如(6)所示,亚美尼亚语可以有三种方式来表示“我有两把雨伞”。

(6) 亚美尼亚语(Borer 2005:117-118)

a. 无量词,无复数标记

Yergu hovanoc uni-m.

二 雨伞 有一我

b. 有量词, 无复数标记

Yergu had hovanoc uni-m.

二 把 雨伞 有—我

c. 无量词, 有复数标记

Yergu hovanoc-ner uni-m.

二 雨伞—复数 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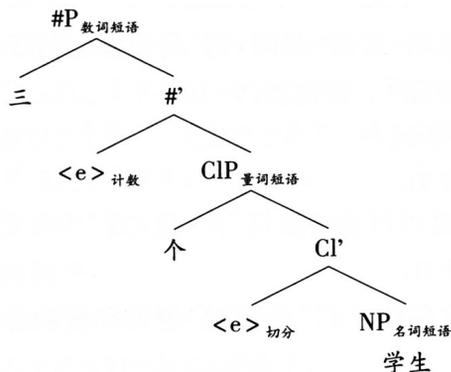
d.*有量词, 有复数标记

*Yergu had hovanoc-ner un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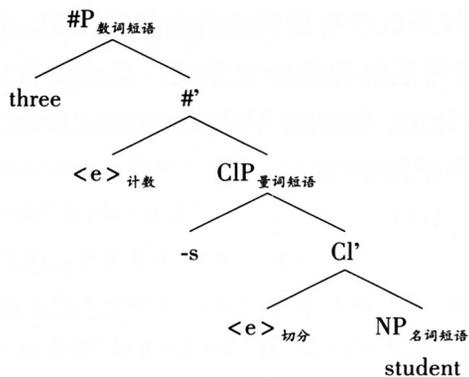
二 把 雨伞—复数 有—我

Borer(2005)提出, 汉语的量词和英语的复数标记-s 占据同一个句法位置(如量词核心 Cl⁰), 表示“切分”(DIV)功能, 即两者均能对名词的语义进行操作, 将名词的指谓进一步切分为个体。因此, 量词和复数标记在句法上是一种互补关系。

(7)a. 三个学生



b. three students



但是, 甘青汉语的量词和复数标记是可以共现的, 这好像并不符合 SGS 原则的弱互补诠释。韩语也有类似的现象, 它的量词和复数标记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短语中(Kim and Melchin 2018)。

2.2 普通话中量词和“复数标记”共现的可能

汉语普通话是一种典型的量词型语言,量词必须强制性出现在数词和名词之间。同时,汉语有一个使用较为受限的复数标记“们”,它只出现在表人名词后作复数后缀(关于其性质,参看李旭平(2021)相关综述)。

很多学者(吕叔湘 1944:20;赵元任 Chao 1968:524)都注意到,普通话中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不共现,如(8)所示。

- (8)a. 只有孩子(们)来了。
 b. 只有三个孩子来了。
 c. *只有三个孩子们来了。

但是,同样表示数量的“些”似乎是个例外。普通话中“一些+名词”和复数标记“们”共现的接受度要比“*数词+量词+名词+们”高得多,尤其是“这些/那些”等有定表达和“们”的兼容性更强^③。请比较(9-10):

- (9)a. ^{???}我去叫一些孩子们来帮你。
 b. ?我认识一些上海来的孩子们。
 (10)a. 这些孩子们是上海来的。
 b. 我认识那些上海来的孩子们。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孩子们”是否对“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共现”这一原则构成反例?

李艳惠(1999)区分了两个“些”,其中“一些”的“些”是一个复数量词,而“这些/那些”的“些”则是专表复数意义的一个指示词后缀。区分两者的其中一个证据在于,“一些”不能和其他量词共现,但是“这些/那些”似乎可以,如(11)所示。因此,“这些孩子们”并不违反 SGS 原则。

- (11)a. 校长买了?一些个书/*一些本书送给你。
 b. 校长买了那些个书/???那些本书送给你。

Allasonnière-Tang 和 Her(2019)认为,普通话中“这些女孩们”的“们”是一个集体标记,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数标记,因此谈不上对 SGS 原则的违反。张谊生(2001)指出,普通话中的“们”是表示多种类别“群体”特征的表义手段,而非“复数”语法范畴的构形方式。李旭平(2021)提出,汉语普通话的“们”的语义功能为最大化算子,这明显区别于英语的复数标记-s 表示加合算子这一语义功能。正如这些观点所述,“们”的性质不能界定为复数标记,那么普通话是否违反 SGS 原则就无从谈起。

2.3 甘青汉语中量词和复数标记的共现

甘青汉语均为量词型语言,但是其数量短语有语序上的差异。具体来看,青海甘沟话数量短语的语序为“名+数+量”,临夏话数量短语的语序则为“数+量+名”,西宁城东话则兼有“名+数+量”和“数+量+名”两种语序。与汉语普通话不同,这三个方言的数量短语均可以和复数标记“们”共现。我们将在第4部分论述,甘青汉语的“们”是一个典型的复数标记,因此从表象看它和数量短语的共现确实违反了“SGS原则”。

杨永龙(2014:251)指出,青海甘沟话中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可以同现,相应的语序为“名+们+数+量”。

(12)青海甘沟话“名+们+数+量”

- a. 老师们五个来了。(来了五个老师。)

- b. 鸡儿们三个宰了。(杀了三只鸡。)
- c. 猪们八个养了, 羊们六个养了, 鸡儿们没啊。(养了八头猪,六只羊,没养鸡。)
- d. 笔们三个拿着来。(拿三支笔来。)

甘肃临夏话中“数+量+名”后也往往可以加复数标记“们”。(13)为我们自己调查所得的例子:

(13)甘肃临夏话“数+量+名+们”

- a. 三个尕娃们一挂都上学去了。
- b. 那五个树们一挂都砍过了。
- c. 这两个酒们喝上。
- d. 这两个故事们好听得很。

根据安丽卿(2019:67),西宁城东话的数量短语既可以是“数+量+名+们”,也可以是“名+们+数+量”,两种数量短语中的名词后均能出现复数标记“们”。

(14)西宁城东话“数+量+名+们”

- a. 那两个洋芋们吃上了赶紧学里去。(赶快吃了那两个土豆上学去。)
- b. 我把我那四个阿舅们扇风着没有啊。(我对我那四个舅舅很生气。)

(15)西宁城东话“名+们+数+量”

- a. 大夫们五个一挂来了。(五个大夫全来了。)
- b. 你包谷们八个煮上。(你煮上八个玉米。)
- c. 之两年钱儿们十万挣下了没?(这两年挣了十万块钱吗?)

莫超(2004)观察到在甘青汉语的外围地带,比如兰州市区及其周边的榆中、永登两地,也有类似的现象。据本文审读意见,在白银地区也允许“们”与数量词共现,并且出现频率还不低。(16)为匿名审稿人提供的白银话的例子^④。

(16)白银话“数+量+名+们”

- a. 把一个纸板子们曼,能卖多少钱?(一个纸板子能卖多少钱?)
- b. 这简直是个驴们,哪是个人!
- c. 两个娃娃们给你能帮个啥忙?
- d. 买上五双手套子们就行唠。
- e. 这么些子活,叫上三个小伙子们个中哩啊?(这么多活,让三个小伙子来干能行吗?)
- f. 这么大的人唠,还跟一个尕娃娃们见劲着哩。(这么大的人,还和一个小孩子较真呢)。

雷汉卿(2008)指出,乐都话“名+们”后加量词“个”时表示单数意义,加上“些”时则可以表示复数意义。但是,据雷汉卿告知,乐都话并不接受“羊们三个”之类的说法。不过,我们没有测试“三个羊们”结构的合法性。

(17)乐都话“名+们+量”

- a. 羊们个宰上。(宰上一头羊。)
- b. 雀儿们个抓上。(抓上一只鸟。)

c. 你到商店里醋们些灌上。(你到商店里灌上些醋。)

d. 阳坡里青稞们些种给。(阳坡上种上些青稞。)

根据王双成(2015),西宁话及其周边方言(包括乐都)有无定“个+名”和“名+个”两种形式,它们分别出现在VO和OV语序中充当宾语。需要注意的是,“个名”可还原为“一个+名”,但是“名+个”之间不能插入“一”。因此,我们不确定乐都话(17)中的“N们+个”和“N们+些”可否视为数量短语。

我们将在下文论述,甘青方言中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的共现现象是由“们”的特殊性决定的。不同于普通话的“们”作为一个集体标记和最大化算子,甘青汉语的“们”是一个真正的复数标记,但是它未必和量词实现在同一个句法位置。

3. 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的分布和意义

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有两个突出的语法特点:1)复数标记“们”分布广泛,对所附名词的选择较为自由:它能附缀的名词不限于人称代词和表人名词,也可以是非表人名词,甚至可以是指示词和疑问词等其他词类。2)“名一们”除了可以表示复数,也可以表示所谓的“单数”意义。我们将论证甘青汉语“们”的这些不同语义解读可能是由于不同的语用机制在起作用,其本质是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

3.1 复数标记“们”的使用范围

名词复数化预设了可数性(countability)这一语义特征,即事实上复数标记的使用要求必须承认名词具有可数性这一前提条件(李旭平 2021)。不同语言可数性在语法层面上的差异,可以体现为复数标记所能标识名词类型的区别。这种跨语言差异具体表现为Smith-Stark(1974)和Corbett(2000:56)等人提出的“复数标记层级”(plural marking hierarchy):言者>听者>旁者>亲属>其他人群>“高等”动物>“低等”动物>离散物>非离散物^⑤。该层级关系是一种蕴涵共性:如果某语言中的亲属名词有复数形式,那么其左侧的成员,如旁者、听者和言者均会有相应的复数形式。

具体看来,汉语普通话的“们”只能附缀于表人名词之后,而英语的复数标记-s则通常与名词所表示个体的离散性相关^⑥。本节随后我们将看到,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则使用范围最广,它不仅以后附于非离散个体名词,还可以后附于抽象名词。这些语言复数标记的差异可以在以下层级系统得到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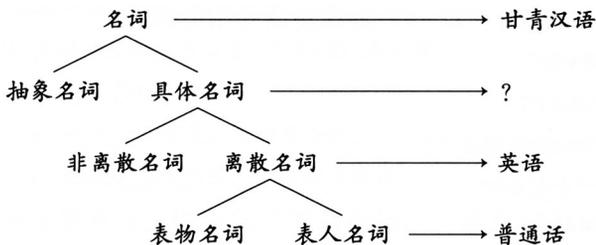


图1 跨语言复数标记的差异

目前对甘青汉语中“们”的用法和分布有很多的描述,具体包括甘肃境内的临夏方言(《临夏方言》1996)和唐汪话(徐丹 2011)以及青海境内的乐都话(雷汉卿 2008)、甘沟话(杨永龙 2014)、贵德周屯话(周晨磊 2016)和西宁城东话(安丽卿 2019)等。就“们”的附缀能力来看,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大。我们以临夏话为例,说明

“们”的分布和用法。

根据《临夏方言》(1996: 155-158), 临夏话的复数标记“们”可以出现在各类名词后, 表示“量多”的复数意义^⑦。

(18) 临夏话: 表人名词

a. 大年初三了嘛, 爸爸们一呱请下, 娘们也请下, 我们坐的一会。(大年初三了, 叔叔一辈的长辈请来, 婶婶一辈的长辈也请来, 大家在一起聚聚。)

b. ……, 孛娃们吓者学里一呱不敢去者。(小孩被吓得都不敢去上学了。)

c. ……, 姨娘们一呱帮忙来这呢。(几个姨娘全来帮忙了。)

(19) 临夏话: 离散个体

a. 教室里的凳子们一呱搬过。

b. 山上种的庄稼们不多, 多的是果树们。

c. ……, 鸡们多的死过了。

(20) 临夏话: 非离散物体

a. 年跟前到了, 肉们多割下些, 油们都灌下些, 酒们多倒下些。

b. 城里的空气们不到我们乡里的新鲜……

(21) 临夏话: 抽象物体

a. 年时秋里的收成们好得呱。

b. 娃们的事成了, 孛独院住着呢, 条件们好得凶。

根据我们的调查, 临夏话的“们”除了出现在各类名词之后, 也能附缀于疑问词、指示词等词类。杨永龙(2014)也记录了甘沟话的“们”可以出现在疑问词和指示词之后表示复数意义。(22-23)为临夏话的相关例子。

(22) 临夏话: “疑问词+们”

a. 这是什么个们什么们?

b. 今年你阿里们哪里们旅游去了?

c. 你们/兀是阿一个们谁们?

(23) 临夏话: “指示词+们”

a. 这个们这些东西是我的。

b. 兀个们那些是杭州来的。

当使用疑问词或指示词的复数形式时, 说话人往往带有一定的预设, 即所指涉对象为复数个体。比如(22b)预设你旅游的地方不止一个; (22c)可以用于敲门语境, 说话人开门前预设门口站着的不止一个人。

3.2 复数标记“们”的单数解读

甘青地区的“们”除了表示复数意义以外, 也能表示“单数”。雷汉卿(2008)明确提出, 在青海乐都话, “名+们”并不总是表示复数, 还可以表示单数意义。如(24)中的“阿舅们、姨父们、娃娃们”都可以只指其中一个特定的成员。

(24)乐都话：“表人名词+们”表单数

- a. 阿舅(舅舅)们几年都没来过了。
- b. 姨夫们的家还远着哩。
- c. 娃娃们的话你耍相信。

《临夏方言》(1996:157)提到,在“狗们啊喂上”“门们啊锁上”中,“狗”可以只有一只,“门”也可以只有一扇。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也验证了临夏话“名+们”表示单数的可能性。比如,(25)中“表人名词+们”和(26)中“离散个体名词+们”所指对象可以为复数个体或单数个体[®]。

(25)临夏话：“表人名词+们”表单数或复数

- a. 今个阿舅(们)一个或几个舅舅要来家里。
- b. 老师(们)一个或几个老师来了。
- c. 我认识的连手们一个或几个朋友走了。

(26)临夏话：“离散型表物名词+们”表单数或复数

- a. 我家的羊(们)一只或几只羊卖过了。
- b. 树(们)砍过了,麦子(们)割过了。
- c. 桌子(们)一张或几张桌子做好了。

此外,莫超(2004)也指出,兰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方言里,“们”所标记的名词可以表单数,如(27)所示。

(27)兰州话及其周边方言：“名+们”表单数

- a. 日头们把人晒坏了。
- b. 一个老汉们曼,说的那啥话。
- c. 你是个老师们曼,说话要文雅些。

针对上述甘青汉语中“们”的两种用法,徐丹(2011)提出西北地区的“们”要区分“真复数标记”和“准复数标记”两种用法,其中后者指形式上带复数标记“们”,为复数名词(短语),但是语义上却表单数的情况。

杨永龙(2014)则认为上述用法都是“们”作为复数标记的用法,包括不可数名词和比较抽象的名词后面加上“们”也都表示复数。比如,“‘风们’指一阵一阵的风,‘冰们’指一处一处的冰”(杨永龙 2014:240)。对于那些“复数表单数”的用法,他提出甘青汉语不是孤例,世界上其他很多语言也有类似的现象(Corbett 2000)。换言之,甘青汉语中“们”的单数用法并不能作为“们”是复数标记的反例。

3.3 复数标记“们”的单复数意义的语用解释

我们认同杨永龙(2014)的观点,上述“们”的这些不同用法依旧体现了它作为复数标记的特点。我们提出,甘青汉语的“们”只能是一个复数标记,它不在词汇和语法层面存在单复数的歧义或多义现象。所谓的“复数表单数”或者“准复数标记”等情况是复数标记的一种语用解读,受到特定的语用机制制约。

关于复数的语义,学界历来有两种观点。Link(1983)和 Landman(1989)都认为,英语复数标记-s的语义应是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但 Chierchia(1998)则支持英语的-s是“排除性复数标记”的观点。前者包括了复数和单数两种可能,而后者则只有复数解读。

以名词horse为例,其单数形式horse指谓一个由原子个体a、b、c所组成集合(如(28a)),那么其相应的复数形式horses所指谓的集合有两种可能:只由复数个体组成的集合(如(28b))或由原子个体和复数个体共同组成的集合(如(28c)),其中前者为排除性复数,后者为包括性复数。

(28)a. [[horse]]: {a, b, c}

b. [[horses]]_{exclusive}: {a⊕b, b⊕c, a⊕c, a⊕b⊕c}

c. [[horses]]_{inclusive}: {a, b, c, a⊕b, b⊕c, a⊕c, a⊕b⊕c}

Krifka(1989)就明确提出,英语的复数标记-s是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在特定的语境下它可以有单数的解读(Sauerland 2003; Farkas and de Swart 2010)。具体来看,英语的复数名词(如(29)中的horses)在“向下衍推”(downward entailing)语境中可以表示单数,包括疑问句(29a)、条件句(29b)或否定句(29c)等。

(29)a. Have you ever seen **horses** in this meadow?

b. If you have ever seen **horses** in this meadow, you should callus.

c. Sam has never seen **horses** in this meadow.(Farkas and de Swart 2010: 4)

(29a)中,哪怕“你”只看到一匹马,“你”也可以用YES作肯定回答。同理,(29b)中,即使“你”只看到一匹马,“你”仍必须打电话告诉“我们”;(29c)中,如果Sam看到一匹马的话,该例句就不成立。在这些语境中,复数名词horses所指谓的集合可以同时包括复数个体和单数个体,即“包括性复数”解读。

我们之所以平时觉得英语的复数标记-s只能表示复数意义,是因为英语中对应的单数形式存在语用上的“阻断效应”,使得“名词-s”的复数意义得到凸现(Krifka 1989; Sauerland 2003)。

(30)a. Mary saw a horse.

b. Mary saw horses.

以(30)中horse为例,其单数形式a horse和复数形式horses之间有竞争关系。(30a)的单数形式a horse表示一个由单个个体组成的集合,单数义是这种表达形式的强制语义要求。这种现成的单数表达形式,会直接阻断英语horses的单数解读,造成horses在一般语境下只有复数解读的表象。

因此,英语的复数标记-s是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名词-s”指谓一个由单数个体和复数个体组成的集合。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表单数的情况。

根据前文所述事实,甘青方言(如临夏方言)的“们”有三种用法:1)只表复数;2)只表单数;3)兼表单数和复数。本文认为,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可以表单数或复数既不是一种语法层面的多义现象,也不是一种词汇层面的歧义现象,而是“们”作为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语用现象。我们以临夏方言的具体事实来论证该观点。

我们认为,临夏方言的“们”是一种包括性复数标记,其语义应对应于(28c),不同的语用条件下,其中的原子个体或复数个体可以被阻断,由此获得上述三种不同可能的解读。

第一,临夏方言名词的光杆名词N和“N们”这两种形式在很多时候均能表示单数和复数两种解读,两者的语义基本一致。

“有一个舅舅或者多个舅舅昨天来过”,都能让(31)中的a、b两个例子成立。N和“N们”究竟是单数还是复

数,取决于具体语境。

(31)a. 阿舅昨儿个来过了。

b. 阿舅们昨儿个来过了。

我们将临夏方言的“们”处理为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符合基本的语言事实。类似(31)的例子中的用法也应该是它最基本的一种用法。更多相关例子请参看(25-26)。

第二,包括性复数标记“们”的单数解读可以被“一个”阻断,凸显复数解读。临夏话的“们”只出现在光杆名词之后,即“N们”形式,才能获得所谓的单数意义;但是在数量短语中,“们”只能表示复数意义。表示单数的量化成分“一+量”只能与光杆N组合,不能与“N们”组合,如(32)所示;只有当数词大于一时,“们”才可以出现在“数一量一名”之后,如(33)所示。

(32)a. *一个阿舅们/*一个尕娃们/*一个羊们

b. *一个树们/*一个橘子们

c. *一个水们/*一个面们

(33)a. 我吃了三个洋芋们。=我吃了三个洋芋。

b. 那三个尕娃们打架着哩。=那三个尕娃打架着哩。

(32)是对“们”可表单数意义这一观点的最大挑战。如果“们”在词汇层面有单数和复数的歧义,那么无法解释为什么“们”不能和“一量”组合。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之所以在数量短语中只能表示复数意义,是因为其单数语义被专职的单数表达“一个+N”排挤或阻断了。

第三,包括性复数标记“们”的复数意义也可以被阻断,从而凸显单数意义。事实上,这一点更加准确的表述应是,光杆名词N和复数形式“N们”两者之间虽然语义一致,都能表示单复数,但是相较于光杆名词N,有标记形式“N们”往往可以表示有标记意义,因此在(34-35)之类的语境中“们”的单复数意义不是核心的,反而是各种附加意义才是“们”的表义所在。

临夏话中复数标记“们”也可附缀于表示唯一个体的名词(如“天、阿娘”等)或无单复数可言的名词,如“空气、水”等表示均质物质的名词,此时复数标记“们”似乎没有明显表示复数的意义。

(34)我的阿娘(们)身体好着了。

(35)a. 天(们)塌下来了。

b. 那个路(们)远得很,去不哈。

c. 乡里的空气(们)好啊。(乡下的空气好。)

(34)无论是否加“们”,“我的阿娘们”都专指“我的母亲”,(35)中“天们”的指称对象则和“天”一致。但是据一些母语者告知,(34)和(35)中加“们”的名词形式分别带有尊敬或者夸张之类的语用意义。

刘星、敏春芳(2022:520)指出,表示唯一指称的名词加“们”后,往往表示一种“主观评价意义”,因此它们的谓词往往是评价性谓词,不能是一种客观描述。请对比(36a)和(36b)中谓词的差异。

(36)a. 日头们把人晒坏了/日头们干散得很。(太阳把人晒坏了/太阳特别好。)

b. 日头(*们)啦月亮(*们)一搭里不出来。(太阳和月亮不会一起出来。)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我们有必要提及印欧语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复数)代词的礼貌用法”。如(37)所示,德语、法语等语言可以使用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来表示礼貌,比如德语的第三人称复数Sie、法语的第二人称复数vous均可表示“您”这一尊称形式。事实上,汉语也是如此,吕叔湘(1985)指出,汉语的尊称“您”是“你们”的合音形式。

(37)a. 德语

Könnten Sie bitte etwas rücken?

可以 他们您 请 一点 移动

‘您可以稍微挪一下吗?’

b. 法语

êtes-vous Monsieur Sorbonne?

是—你们您 先生 索邦

‘您是索邦先生吗?’

c. 您请坐!

Sauerland(2003)认为“礼貌原则”之所以可以阻断英语单数代词的使用是因为代词的单数形式自带“单数性预设”,而复数代词,作为包括性复数的一种特殊形式,则无此预设,因此复数形式是一种更加语义中性的表达。

就甘青汉语而言,“N们”和光杆名词N两者的语义基本一致,它们所指谓的集合都包含了单数或复数个体,因此它们之间似乎并没有类似英语的竞争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标记理论来看两者的竞争关系:有标记的形式倾向于表示有标记的语义,无标记的形式倾向于表示无标记的意义(Horn 2001)。因此,我们姑且认为,当要表示尊敬、夸张等有标记的意义时,“N-们”这一有标记形式或许比光杆名词N更加合适。

4. 复数标记“们”与量词的共现:句法层面的解释

我们在第3节论证了甘青汉语中的“们”不同于普通话,它不是集体标记,也不是定指标记,而是在形态句法层面运作的真正的复数标记。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使它与量词的共现在句法上得到合理的解释?

虽然普通话和甘青汉语都有“名词+们”这一形式,不过两者的语义不同。普通话的“名词+们”只能解读为有定(李艳惠 1999;李旭平 2021),而甘青汉语的“光杆名词+们”不具有定指性,它可以依据语境解读为有定或无定。这是排除甘青汉语的“们”作为集体标记或有定标记的重要证据。(38-39)的临夏话例子主要根据雷汉卿(2008)乐都话的相关例子进行相应调整并做了核实。

(38)临夏话“光杆名词+们”表有定

a. 娃们的事成了下了,尕独院住着呢。(孩子们婚事成了,住着小独院呢。)

b. 衣裳们哈点着烧着哩。(我正在烧着(那些)衣服呢。)

c. 手巾们哈搭起来给。(把毛巾搭起来。)

(39)临夏话“光杆名词+们”表无定

a. 山上种的庄稼们不多,多头是果树们。(山上庄稼种得不多,大多是果树。)

b. 将年过哩, 面们多磨下些儿。(快过年了, 多磨点面。)

c. 阳坡里青稞们种给些儿。(阳坡里种上一些青稞。)

生成句法学对复数的经典分析(Ritter 1991)认为,数特征(如 $[\pm PL]$)实现在数词投射的NumP这一层,它可以通过一致关系或者特征核查,为 $[DP[NumP[NP]]]$ 结构中的名词短语NP和限定词核心 D^0 赋予该数特征。Borer(2005)进一步提出,数词只对切分后的个体进行计数,英语的复数标记-s与汉语的量词处于同一个句法位置,两者都表示切分功能,因此两者是互补的。

但是,Wiltschko(2008,2014)指出,不同语言中的复数标记的句法表现并不一致,它们可以区分为充当句法核心的复数标记和表示修饰关系的复数标记两种基本类型。我们将其分别称为“核心型”和“修饰型”复数标记。核心型复数标记实现在数词短语核心Num⁰的位置,名词的复数意义完全依赖复数标记的赋值,如英语dogs的复数解读是复数标记-s对单数名词dog复数化的结果;对于拥有修饰型复数标记的语言,其名词通常表示“通数”,复数标记只起到压制单数解读的作用。Wiltschko(2008:687)将两者的区别总结如下:

表1 核心型和修饰型复数标记的句法区别

	核心型复数标记	修饰型复数标记
强制与否	强制使用	非强制使用
语义诠释	单数和复数对立	通数和复数对立
特征	$[\pm PL]$	$[+PL]$
句法位置	数词核心Num ⁰	RootP, nP等附接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语和北美土著语言Halkomelem语的复数标记都属于修饰型,但是它们所附接的对象不同:韩语的复数标记附接在名词短语nP上,但是Halkomelem语的复数标记则附接在词根层RootP上。我们这里不对此展开讨论,请参看Kim和Melchin(2018)。

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符合修饰型复数标记的特征。第一,在甘青汉语中,除了在人称代词之后,复数标记“们”的使用是非强制的。第二,光杆名词本身可以表示单数或复数,具有通数的特征。“们”的出现也不将名词从单数意义转换为复数意义这一“复数化”操作。严格来说,甘青汉语的“们”的语义是近乎冗余的。第三,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复数标记“们”是一个修饰型复数标记,但是它附接于DP层。

(40) $[_{DP} \text{们}] [_{DP} D [_{NumP} \text{Num} [_{ClP} \text{Cl} [_{NP} N]]]]]$

第一,“们”作为一个DP附接语,它可以直接对出现在限定词短语DP中的不同成分进行操作,其中包括指示词和疑问词等,如(41)所示。

(41)a. 这个们/兀_哪个们(这些/那些)

b. 阿_哪一个们(哪些)

c. 阿_{哪里}们(哪里(复数))

指示成分“这个/那个”除了表示单数意义外,还可以表示复数意义。如(42)所示,“兀个”可以单独和名词或“N们”组合,均可表示单数或复数意义。这也说明这些限定成分的复数意义可以独立于“们”,这也是“们”作为修饰成分的有力证据。

(42)a. 兀个学生们是兰大的。(那个学生/那些学生是兰大的。)

b. 兀个学生是兰大的。(那个学生/那些学生是兰大的。)

第二,数量短语中的复数标记“们”虽然在表层形式上出现在名词后,但是从结构上看,它其实作用于整个数量短语 NumP,而非简单地附缀于名词,如(43a)。换言之,只有结构[[三个孬娃]们]才是合理的,而结构*[三个[孬娃]们]则不合理。即使当光杆名词独立使用时,复数标记“们”也作用于 DP,如(43b)。

(43)a. [DP 们 [D Ø [NumP 三个 [NP 孬娃]]]]

b. [DP 们 [DP Ø [NumP Ø [NP 孬娃]]]]

第三,就甘青汉语外围的方言(如兰州话和皋兰话)来看,母语者对数量短语和“们”共现的接受度不高,但是在指示词短语中可以允许“们”的出现,如“那个地们、那些孬娃们”等。甘青汉语核心地带和外围地区方言点在该结构上的语法差异,可以归结于“们”作为 DP 附接语在不同方言中对于限定词本身是否需要强制出现有不同的句法要求。但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底层原因应该是其接触程度高低的差异。

综上,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可以和数量短语共现,“们”应被分析为修饰型复数标记,作用在 DP 层,因此它并不会和量词在句法上构成互补关系。我们将甘青汉语复数标记“们”分析为 DP 附接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进一步完善了 Wihschko(2008)有关复数标记的句法模型。我们看到修饰性复数标记不仅可以作用于词根或名词,在汉语中它甚至可以作用于 DP。

5. 结语

本文对甘青汉语中复数标记“们”的语义和“们”与数量短语的共现两个难题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我们认为,以往文献中提到的“单数表复数”只是“们”作为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的一种用法,“们”的真正语义是一个包括性复数标记,它可以表示单数或复数或兼表单复数这三种可能,在不同语境中究竟优先获得哪种解读是由不同的语用阻断机制所决定。就其句法性质而言,我们认为,甘青汉语的“们”是一个修饰型复数标记,在 DP 层运作,因此它并不会和量词竞争同一个句法位置,从而可以解释“数+量+名+们”在甘青汉语中的合理性。

*“甘青汉语”主要指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从方言分区看属中原官话秦陇片和陇中片(张安生 2013:291)。甘青汉语也常被称作“河湟方言”,是一种与阿尔泰语言深度接触后产生的汉语方言变体。甘青汉语的底层语为蒙古语等阿尔泰语,表层语为汉语(徐丹、贝罗贝 2018)。本人于 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和 2019 年 5 月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临夏州方言的名词短语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发音合作人为马希忠(回,老派)、马晓花(回,新派)和尹睿(汉,新派)等。新派发音人能区分老派和新派的差异,本文语料以老派(回腔)用法为主。

注释:

①SGS 原则也称为 GSSG,即 Greenberg-Sanches-Slobin Generlization(Allasonnière-Tang and Her 2019: 302)。该原则的原文表述: If a language includes in its basic mode of forming quantitative expressions numeral classifiers, then[...] it will not have obligatory marking of th plural on nouns.

②Haspelmath(2013)曾指出可选的复数标记在东南亚、东亚和澳大利亚特别常见,而完全没有复数标记的情况更常见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除了地区性的关联外,还有至少一种与一般形态类型的关联,即孤立的语言(即很少有词缀的语言)更倾向于无

复数标记。这一点在非洲尤其明显,西非的孤立语言大多为可选的复数标记或缺失复数标记(与孙晓雪个人交流)。

③蒋鲤(2017)还提出另外两种数量短语和复数标记“们”可以共现的情况:1)当数量短语的量词为集体量词时(如“群、堆”等),复数标记可以和数量短语共现,相关例子如“一群孩子们、两组学生们”等;2)当数词为约数或大数时可以,如“几百个同事们、十几个同学们”。我个人对这些例子的可接受度极低,自己平时不这么说,因此对这些所谓的“反例”持保留态度。

④据兰州(市区)话母语者魏兴舟(新派)和皋兰话母语者王旭(新派)告知,(16)中相应的例子在其母语中均不能接受。他们均认为,在其母语中“们”和数量词不共现是比较难以突破的原则。我们也跟兰州和皋兰的老派发音人进行了核实,他们对这些例句的接受度也不是很高。我们不确定在兰州及其周边地区数量短语能否和“们”共现是否存在新老派差异或者个体差异。

⑤本文所采纳版本为 Haspelmath(2013)的扩展版本: speaker > addressee > 3rd person > kinship terms > other humans > “higher” animals > “lower” animals > discrete inanimates > non-discrete inanimates。

⑥语言不是客观存在的直接反映,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严格来说,英语名词的可数性植根于离散性,但可数/不可数这一语法特征和离散/均质这一本体论特征是彼此独立的(Rothstein 2010; Wiltschko 2014)。

⑦所引用例的用字与原文保持一致,如(18-21),部分用字与现行用字习惯略有出入,比如“一呱”现记作“一挂”。“者”现记作“着”。

⑧《临夏方言》(1996: 155)认为,“阿爸们”这一类表达往往表示“阿爸这一辈人”,而不是指“阿爸一家人”。换言之,这类表达只能表示“真性复数”,不能表示“连类复数”(参看吕叔湘(1985)对这两个术语的界定)。不过,根据我们的调查,(25b)既可以表示“多个老师来了”,也可表示“老师和同学们(或其他相关人员)来了”,前者为真性复数,后者为连类复数。杨永龙(2014)也提到甘沟话的“名+们”有类似的歧义。

参考文献:

- [1]Allasonnière-Tang, Marc(唐威洋) and One-Soon Her(何万顺). 2019. Insights on the Greenberg-Sanches-Slobin Generalization: Quantitative typological data on classifiers and plural markers. *Folia Linguistica* 53, 2: 297-331.
- [2]An, Liqing(安丽卿). 2019. On the grammar of Xining Chengdong dialect. PhD diss., Lanzhou University.[2019, 西宁城东话语法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
- [3]Borer, Hagit.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1: In Name On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Chao, Yuen Ren(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5]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339-405.
- [6]Corbett, Greville. 2000. Nu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Farkas, Donka and Henrietta de Swart. 2010.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plural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3: 1-54.
- [8]Feng, Shengli(冯胜利). 2016. A Preliminary Theory of Diachronic Syntax in Chinese.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2016, 《汉语历时句法学论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9]Greenberg, Joseph H. 1972.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9, Stanford University. Pp.1-39.
- [10]Haspelmath, Martin. 2013. Occurrence of nominal plurality. In Matthew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s://wals.info>[accessed 15, Sept.2022]
- [11]Horn, Laurence. 2001.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 [12]Jiang, Li Julie(蒋鲤). 2017. Mandarin associative plural-men and NPs with-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 2: 191-256.
- [13]Kim, Kyumin and Paul Melchin. 2018. Modifying plurals, classifiers, and co-occurrence: The case of Korean.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3, 1: 25.1–29. DOI:10.5334/gjgl.397.

- [14]Krifka, Manfred. 1989. Nominal reference, temporal constitu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event semantics. In Renate Bartsch et al., eds., *Semantics and Contextual Expression*. Dordrecht: Foils. Pp.75–115.
- [15]Landman, Fred. 1989. Groups I.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2: 559–605.
- [16]Lei, Hanqing(雷汉卿). 2008. On-men in Qinghai Ledu dialect.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122–124.[2008, 青海乐都话中“们”的用法探索。《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122–124页.]
- [17]Li, Audrey Yen-Hui(李艳惠).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 75–99.
- [18]Li, Xuping(李旭平). 2021. On the semantics of the plural marker-men(们) in Mandarin: A maximality operator.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 1–17.[2021. 汉语“们”的语义: 最大化算子。《当代语言学》第1期, 1–17页.]
- [19]Link, Godehard. 1983.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plurals and mass terms: A lattice-theoretical approach. In Reiner Bäuerle et al., eds., *Meaning,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Berlin: de Gruyter. Pp.303–323.
- [20]Linxia Dialect Research Group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t Lanzhou University(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 and Literary and Art Federation of Linxia(临夏州文联). 1996. *Linxia Dialect*.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1996, 《临夏方言》。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 [21]Liu, Xing(刘星) and Chunfang Min(敏春芳). 2022. Beyond a plural marker: A new approach to the nature of-men(们) in Linxia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509–531.[2022, 临夏话“们”的非复数用法及“们”的性质新探。《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 509–531页.]
- [22]Lü, Shuxiang(吕叔湘). 1944. *Essentials of Chinese Grammar, Vol.2*.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1944, 《中国文法要略》(中)。上海: 商务印书馆.]
- [23]Lü, Shuxiang(吕叔湘). 1985.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Medieval Chinese*. Shanghai: Academia Press.[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 学林出版社.]
- [24]Mo, Chao(莫超). 2004. On-mens(们s) in dialects of Lanzhou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Language Sciences* 6: 95–100.[2004, 也谈兰州及周边方言的“们s”。《语言科学》第6期, 95–100页.]
- [25]Ritter, Elizabeth. 1991. Two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noun phrases: Evidence from Modern Hebrew. In Susan Rothstein, ed., *Perspectives on Phrase Structur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37–62.
- [26]Rothstein, Susan. 2010. Counting and the mass/count distinction. *Journal of Semantics* 27, 343–397.
- [27]Sanches, Mary and Linda Slobin. 1973.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plural marking: An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Universals* 11, 1–22.
- [28]Sauerland, Uli. 2003. A new semantics for number. In Rob Young and Yuping Zou, eds.,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1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CLC publications. Pp.258–275.
- [29]Smith-Stark, Thomas Cedric. 1974. The plurality split.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0, 1: 657–672.
- [30]Wang, Shuangcheng(王双成). 2015. The classifier ge(个) in the Xining dialect.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402–407, 409. [2015, 西宁方言量词“个”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第5期, 402–407, 409页.]
- [31]Wiltschko, Martina. 2008. The syntax of non-inflectional plural marking.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6, 3: 639–694.
- [32]Wiltschko, Martina. 2014.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Toward a Formal Ty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Xu, Dan(徐丹). 2011. Plural marking of non-human nouns with-men in Hezhou and neighboring speeches. *Minority Language of China* 6: 9–23.[2011, 汉语河州话及周边地区非指人名词的复数标记“们”。《民族语文》第6期, 9–23页.]
- [34]Xu, Dan(徐丹) and Alain Peyraue(贝罗贝). 2018. Linguistic area of Gansu-Qinghai in China. *Chinese Linguistics* 3: 2–15.[2018,

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汉语学报》第3期,2-15页.]

[35]Yang, Yonglong(杨永龙). 2014. The typological feature and a diachronical comparison study of the plural marker mu(们) in Gangou Dialect of Qinghai Province. *Studi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Vol.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239-254.[2014, 青海甘沟话复数标记“们[mu]”的类型特征与历时比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八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39-254页.]

[36]Zhang, Ansbeng(张安生). 2013. Nominal eases in He-Huang dialects in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4: 291-307, 383.[2013, 甘青河湟方言名词的格范畴。《中国语文》第4期,291-307页,383页.]

[37]Zhang, Yisheng(张谊生). 2001. The selective restrictions of "N+们" and the expressive functions of "N们".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3: 201-211, 287.[2001, "N"+"们"的选择限制与"N们"的表义功用。《中国语文》第3期,201-211,287页.]

[38]Zhou, Chenlei(周晨磊). 2016. On the[mʰ]们 in Zhoutun Dialect, Qinghai Province. *Dialect* 2: 253-256.[2016, 青海贵德周电话的“们”。《方言》第2期,253-256页.]

The Sanches-Greenberg-Slobin Generalization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Mandarin Spoken in Gansu-Qinghai Linguistic Area

Li Xuping

Abstract: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Sanches-Greenberg-Slobin Generalization(SGSG, Greenberg 1972; Sanches and Slobin 1973) by looking into the data of Mandarin dialects spoken in Gansu and Qinghai area. According to SGSG, classifiers and plural markers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SGSG can either be interpreted in a strong or weak way(Allas-sonnière-Tang and Her 2019). To understand it in a strong version, languages are expected to either have a classifier system or a plural marking, which leads to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typologically different languages, namely, classifier languages and numbermarking languages(Greenberg 1972). When it is understood in a weak version, it is possible for a single language to have both classifiers and a plural marker, which are syntactically complementary with each other(Borer 2005). However, it is completely possible for classifiers and the plural-men(们) to co-occur in a single phrase in many Mandarin dialects spoken in the Gansu-Qinghai area. In contrast with the marker-men in Mandarin, the counterpart in Gansu-Qinghai Mandarin is special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t can be suffixed to almost all nou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individual-denoting or stuff-denoting. It is even possible for abstract nouns to be pluralized by-men. Second, N-men is three-way ambiguous-it can be interpreted with an exclusive singular reading, an exclusive plural reading, or an ambiguity between singular and plural readings. Third, N-men is not bound to a definite reading, and it is definiteness-unspecified. To account for these special properties, we argue that the plural marker-men is an inclusive plural in the sense of Krifka(1989) and Sauerland(2003), whose denotation includes both atoms and sums in the relevant set, and it is possible to block access to atoms or sum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hich leads to a plural or a singular reading respectively. To account for the co-occurrence of classifiers and the plural marker in Gansu-Qinghai Mandarin, we argue that the plural-men should be analyzed as a modifying plural but not as a head plural(Wiltschko 2008, 2014). More importantly, the modifying-men does not adjoin to roots or the NP, as reported in Halkomelem or Korean, but adjoins to DPs. As a result, the plural-men occurring in the context of Num-Cl-N-men is supposed to be analyz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_{DP}\text{-men}[_{DP}\emptyset[_{\text{NumP}}\text{Num}[_{\text{ClP}}\text{Cl}[_{\text{NP}}\text{N}}]]]]]$. This account also correctly predicts that -men can be suffixed to demonstratives, interrogative words or proper names in Gansu-Qinghai Mandarin.

Key words: SGSG; classifiers; blocking effect; modifying plural; Gansu-Qinghai Mandarin